

帶眾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
 曇居上首乃白眾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
 勞徒眾數數聞之可令一僧堅義今後生開
 悟曇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從之訖
 於後夏未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
 草座失曇所在大眾以斯歲未受交廢目恣

九末

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
 冢間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
 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勵色瞋曇改變布薩
 妄充堅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端
 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眾經以為
 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乱欣然而

卒咸嘉徵祥即世懲革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府十

寢七甚 齷五佳 齷比皆 齷五狡 擬巨月 恍餘
反又徒 褶似入 蹇反胡 膾反公 外反 重多早 連反
吊反 嗥反 高反古 營反 坏反昔 來反 絀反竹 律反 廐反居 宥反 郵求

官反古 別反 夙反 沃反 醜反 薨反 續反 粹反
 瘤反 瘡反 沁反 紇反 邳反 洩反
力周 似入 必反 必反 符悲 於建
鳥禾 七鴉 下沒 反 反 所流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此卷十卷 羅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受齋篇第八十九此有 破齋篇第九十

賞罰篇第九十一 述意部第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
 功由齋戒故捨一食之供福紹餘糧施一錢

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
 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

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漣大姓留止飯教持

齋戒受聽經已及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

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亦七生天上七生世

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亦七生天上七生世

問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隱三曰少婬意四曰少睡卧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又波斯匿王欲賞末利夫人香瓔喚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六萬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如常王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

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命促懼墜三塗是以月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以香瓔奉施世尊 又中阿含經云今時鹿子母毗舍佉平旦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往詣佛所誓首作禮白世尊曰我今持齋善世尊

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齋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捷齋三者聖八支齋云何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中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日在此

處宿止明日當在彼處宿止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飲也我今日含消如此含消明日當含消如彼含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如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

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尼捷齋耶若出家尼捷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衆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杖如是南西北方亦亦或脫衣裸形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將爲真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尼捷齋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爲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蠅虫於熱淨心乃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

異是故說齋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
憶念如來無所著等十号出世淨法捨離穢
汗惡不善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
聖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遠得四
沙門果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
名大林時有商人駝八頭牛到北方俱多國

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有離車捕龍食
之捕得一龍女女受布薩法無有害心然離
車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
汝牽此龍欲作何等答言我欲煞噉商人言
勿殺我與汝一牛質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
方言此肉多美今爲汝故我當放之時商人

恐放龍女去已商人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
逐更遺捕取放別池中隨逐看之龍變爲人
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
報天恩商人答言龍性率暴瞋恚無常或能
煞我答不尔前入繫我我力能煞彼人但以
受布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

當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先摒擋即便
入去後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住一處商
人問言汝爲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
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爲不堅固
爲離車所捕以是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
龍女摒擋已即呼入宮坐寶牀上龍女白言

龍中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
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今欲食何
食答言欲須閻浮提食即持種種飲食與之
商人問龍女言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
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煞不尔要當殺之
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尔

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
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便問言汝有如是莊
嚴用受布薩何爲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
等爲五謂生時眠時姪時瞋時死時一日之
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薄身復問汝欲求何
等答言人道中生爲畜生中苦不知法故欲

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
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
以神變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
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慈念得仁
不行暫救龍女恩報彌
鐘况持大齋受福寧小又菩薩受齋經云
其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 其身所行

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已除棄其若干日
若干夜受菩薩齋自歸菩薩 佛告須菩提
菩薩齋日有十戒 第一菩薩齋日不得著
脂粉華香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舞打鼓伎
樂裝飾第三菩薩齋日不得卧高牀上第四
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第五菩薩齋
日不得持刀金銀珠寶第六菩薩齋日不得
乘車牛馬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捶兒子奴婢
畜生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施
得福菩薩齋日去卧時於佛前叉手言今日
一切十方其有持齋戒者行六度者其皆助
安無量勸助歡喜福施十方一切人非人等

所在勤苦厄難之處皆令得福解脫憂苦出
生為人安隱富樂無極第九菩薩齋日不得
飲食盡器中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
形笑共座席女人亦亦是為十戒不得犯不
得教人犯亦不得勸勉人犯 菩薩解齋法
言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其若干日

若干夜持菩薩齋從分檀布施當得六波羅
密如諸菩薩六万菩薩法齋日夜一分禪一
分讀經一分卧是為菩薩齋日法 從正月
十四日受十七日解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
解從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從九月十四日
受十六日解 述曰既受齋已若欲解齋要
待明相出時始得食粥不尔破齋何名明相
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
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過樹
葉則有白色於三色中白色為正始得解齋
食其粥也頌曰 令月建清齋
佳辰召無疆 四部依時集 七眾會昇堂

蕭條清梵舉 哀怨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歎德研冲邃 詞辯暢玄芳

折煩呈妙句 臨時折婉章 縉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恩慧導存亡

感應緣略引四驗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銓

釋 朱九十一

五

高齊沙門實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

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

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

座親事經理勅沙弥為客僧覓本鄉齋食條

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

為犬所嚙顯恠其旋轉之間而遊數万里外

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舶還國故往彭

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荅有是事便詣

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

見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

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

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掩入船中

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

未獲沂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

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

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摸

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鷹採

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

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

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為

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

寺晉書文雜錄見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

伽達多僧伽羅多等並博通經論徧以禪思

為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常在山中

坐禪日時將逼念欲受齋乃有群鳥銜果飛

來授之達多思惟替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

之今飛鳥授食何為不可於是受進食之右

高僧傳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

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壻南

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

可見為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壻令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荅云可歸吾舍倏然復沒凝之即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

朱九士

六

銓信與凝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右一驗出高齊初沙門

實祥記

實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

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弈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芝寺門

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眇實實怖將返須臾胡僧外來實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實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實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

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竟問來何太遲荅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鑿禪師講會各各堅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旨

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實本事鑿為和上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咨諸僧曰鑿是實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切心出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趙時浮旨澄法師所造年

朱九士

七

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汎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見僕君素破齋篇第九十二此有述意部第一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長夜悲倒懸之苦漂輪陷墜之溺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

等坏瓶易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盛著逾
膠漆不懼累劫之殃但憂一身之命所以飽
食長眠何異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是故
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
佛言有諸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世

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典食僧索食而食與
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
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
破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
主意施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
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者非時復食

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
者是即福田是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
良友是即天人導師其有不淨者猶為破戒
是大劫盜是即餓鬼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
時非時輒與是與食者是名退道是名惡魔
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名癩病人壞善果

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
梵志亦不邪命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
尔耶凡如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著無
法人是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團一
撮片鹽片酢皆死墮焦腸地獄吞熱鐵丸從
地獄出生猪狗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恠

其聲後生餓鬼還伽藍中處其園內噉食糞
穢並百千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
惡不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罪
尚輕割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絕出世道故
又捷陀國王經云佛在卅時時有國王号名
捷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

第九上

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
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
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為殺之自後未
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折其一角血流備
面痛不可忍牛遙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
此人少稻今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

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
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後
莫取之如我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
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
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
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

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
即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
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
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
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昇天天上壽盡下為
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

五百世尚有宿職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
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
可犯也 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精舍中為天人龍鬼神說法東方
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
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裸

羅

卷九十一

九

形求仙如尼捷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
乏糧遙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
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
委厄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
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
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

手流溢給眾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
道糧臨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魏
魏神答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
名曰須達飯佛眾僧於市市酪無提酪者倩
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
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
食婦恠問我不審何恨答曰不恨也見長者
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閔其婦瞋
恚忿然言曰瞿曇亂俗奚足採納君毀遺則
禍從此疊跋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亦夜年
壽筭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此愚婦破我
齋法不率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

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
即為梵志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
其初夜有五百天子齎持香華光明赫奕照
祇桓林來詣佛所禮已却坐佛為說法得須

陀洹果遶佛三匝還詣天宮於其晨朝阿難
請問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
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拜問
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共受
齋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俱還詣婆羅
門聚會之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

食慙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飲食
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生於龍中不
食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王
園池水中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蔬奉
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
念言我雖出入常為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

畢

卷九上

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
復作是念我雖出入復為黃門所見前却當
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作
是念夫人為我常向大王歎譽我德我持此
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便持與夫人得已
復上大王王得果已即便食之覺甚香美即
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如實
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園
子王即招呼吾園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見送
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王不聽言而
告之曰自今以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吾當
殺汝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啼涕泣不能自
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
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以啼哭乃尔園
子具答所由龍聞是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
著金槃上持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
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本
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

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為語汝王為我求八關齋文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子於是納受果槃奉獻王已因復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然者當尔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况復得有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十一

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辨時彼國王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從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臣答曰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却退至家顏色異常甚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尋即問言即向父說委曲諸理父荅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為就伐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大臣得已甚用歡喜著金槃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不能自勝遂與龍王共三得已甚用歡慶貴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

止共五百龍子勤加奉脩八關齋法其後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脩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說是緣時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遺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車馬一日除五百日齋

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除却十八万日齋舍

利弗問佛何故比丘乘騎除五百日齋者佛

言比丘是知禁律人他見生謗令他得罪除

老病輒乘不犯問曰何故不論俗人答曰出

白衣織濁常造罪人殺戮尋常何論輕重故人見不惟也 頌曰

貪心未嘗滿 福善未曾憂 專求美飲食

飽嚙無耻羞 昏塵全未拭 心垢豈能除

破齋常夜食 辜負施難消 天長命自短

業催暗中遊 漂浪四流海 難逢六度舟

小惡猶不改 大善何能修 類同園池龍

焉得齊高流 感應緣略引三驗

晉俗人孫稚 齊王氏四娘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
 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
 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
 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
 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
 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去無他揭崇不自將

三

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
 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
 為太山府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兒
 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荅伯父將來欲以
 代謹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
 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

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
 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
 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
 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
 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
 日復歸說邾城當有殺難事例甚多悉皆如

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譴
 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
 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
 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然
 後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
 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病殆死同身皆痛稚云

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去
 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住去去

齊王氏名四娘未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為
 疰飭者覺其心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
 溫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
 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牀坐見之甚驚

釋 朱九十一

三

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去汝誤錄人來各鞭
 四十語此四娘女郎可去荅曰向來悅悅不
 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
 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
 忽至此欲見新婦不荅不知處喚奴自送奴
 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

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誦四體磔縛如猿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擗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為何聲荅曰此是

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叫聲也於是公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路著乃得就身而

稍蘇活其人今休然尚存右一驗出 真祥記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蘇語在冥報記至末

微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辯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辯荅見冥官去慧寶死期未至宜修功德辯珪弘亮今歲必死辯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

召二僧問之辯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曰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即為營齋巫者又去辯珪已得免罪弘亮去我為破齋兼妄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右一驗出 真報拾遺賞罰篇第九十一此有 二部述意部第一引證部

夫好生惡死含識之所同欣喜怒利害仁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終蹈義或愜於情枉性傷和每切餘恨史迁日死有輕於鴻毛庄周日生則重於天下生死違性則怨酷冥道賞罰乖序則哀聲氣結影響於耳目寤寐於精爽無往不復吁可畏哉庶權豪之地覽明鏡而

絀威利欲之情啓元龜而克念無辜者獲罟領之全履福者同劫石之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誓言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澆冀望滋味反

敗種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亦尔欲求善福恃已豪貴倚形挾勢逼脅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來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 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蓮華夫人產一子面貌端正依什法讚目以駒那羅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為取婦字真金鷄後共王至鷄頭摩寺到上座所上座夜奢知必失眠常為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义見眼端正漆心逼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後時北方軋陀羅國城名得义尸羅人民叛逆王遣鎮之後時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臭出無人能治勅喚駒那欲紹王位帝失羅义聞已念言彼若為王我無活理即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王即勅國內似王病者皆勅將來我為治之時有一兒有如此病婦為問醫醫語將來為汝治之既至醫所即送與夫人夫人煞之破腹見虫上去糞墮下行亦

羅

朱九十一

十五

尔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葱虫便即死以是因緣勸王食葱王食虫死逐糞道出王病得老語夫人言欲得何願荅言欲得七日作王王即聽之既得王已詐作王書語得义人去駒那羅有大罪過急挑眼出詐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齒印王夢驚覺語夫人言夢見二鷲欲挑我子駒那羅眼言已還眠復夢覺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印書遣使賫去王復夢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吉凶師言此夢必是王子失眠之相王聞合掌歸命四方護佛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彼國駒那得書即信其語雀旃陀羅使挑其眼無肯挑者但緣業熟自然有人面十八醜來求挑眼王語醜人先挑一眼着我手中舉刀向眼一切人民稱然大喚恠哉苦哉啼哭懊惱不能自勝 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觀之便念耶舍本

所勸誠而作是言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時
奇妙今觀何愛當捨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
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陀洹更出一眼重深
思察厭惡情至得斯陀含其妻金騶聞夫挑
眼號哭兩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蘇
時駒那羅以偈曉之曰

昔吾爲惡業 今日還自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別離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荅婦我等自造
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爲使人駭出夫
婦相將彈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
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即至門外爲鹿中
宿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聲情切憶子
即遣人喚既至王所王見眼盲形容瘦惡衣
裳弊壞都不識別見少形相尋即問言汝是
我子駒那羅不荅言我是王聞其語悶絕躄
地水灑乃蘇抱着膝上手摩按眼啼泣而言
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爲字今悉無有以何

爲名誰挑汝眼使汝辛苦憔悴乃余速疾語
我我今見汝形體憔悴如猛火燒我身心
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莫憂惱我自造業不
可怨他得父王書齒印勅挑王立誓言若我
勅挑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接我齒若我眼
見自挑其眼王後推察知是羅叉作書遣挑

王呼罵曰不吉惡物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
自陷沒汝實我怨詐懷親附種種罵訖積胡
膝火而燒煞之 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
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加報於彼必
當累劫共爲怨害辟如因聲即有響應亦如
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
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
常爲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
何仿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
薪油而焚煞之 又阿育王經云介時諸比
丘見而問尊者優波鞠多有何因緣尊者荅
曰駒那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獵師於山窟

中得五百鹿若都煞者肉則臭爛挑其眼出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百身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樓孫佛入涅槃後時有國王名曰端嚴為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駒那尔時為長者子選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共

朱九十一

七

佛齊等發誓願言使我來世如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塔生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今獲道迹 又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繼室奸冗飲氣而怒刺加刑繼室所是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磧鹵不毛之地摩訶菩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

漢王聞高德携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眾吾明反說深法人持器來以承涕淚是日道俗覽馳遠赴聞說十二因緣時眾悲傷泣血而已收淚摠置金槃師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眾淚洗王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盲目如故於是將淚

洗眼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眾咸悅皆稱善哉聖力乃尔王子即是拘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 又佛本行經云尔時世尊乞食時至著衣持鉢獨自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即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坐尔時兵將大婆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二名波羅時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乞受三歸五戒已即取佛鉢將好香美飲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尔時世尊受彼食已從村而出尔時提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大沙門來至於此聞已即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門許施飲食我今貧煎當作何計妻報夫提婆言乞聽可說未審尔不我憶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門曾弄於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暫拍觸而今聖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隨索多少錢物得以而為彼大沙

門作食布施。尔時提婆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即詣兵將所，白言：『善哉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我能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入汝家爲汝作力。尔時兵將即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

釋

朱九十一

十八

其事若訖，更不得傳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覓錢與我。尔時提婆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己家，付與其妻。備辦飲食，既詣林中，而往佛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辭佛而去。至自己家城內，一切巷陌皆買熟食。尔時提婆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飯食，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牀，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飲食已辦，願赴我家。尔時世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衆味，飲食立於

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坐已，世尊即爲提婆如應說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隨意而去。尔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衣著，見佛出還，即便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尔來偷其衣，將去時，妻爲

失衣，故心大愁惱。提婆送佛還家，見婦迷亂，即便問言：「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夫言：「當知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爲。作如是言：『我以從他貸五百錢，用爲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尔時

釋

朱九十一

九

提婆求欲自死，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尔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樹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遙見此事，賊去以後，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

掃除舍內麴麴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伍頭觀覩地下見有一赤銅瓶其中有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亦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彼見金已即大驚叫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我已得之介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誑語去我已得於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已得衣現在此其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時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天我得此已也是時提婆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婦取衣向所借處還歸其主介時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食多時金即便携將五百錢有還向兵將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今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

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介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己家示其金藏介時兵將見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誑也語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真金非是火炭如是再過三過已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炭即為金兵將見此地藏金已復問汝今供養阿誰為天為仙并及善人而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奉施飯食或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言此之金藏悉二十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能斷汝莫作疑安隱而食介時提婆作如是念以施大沙門食生大功德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體復詣佛邊重請佛至家飯佛以後夫妻二人鋪座聽法佛知彼等心行體性諸使薄少為說四諦得須陀洹果時諸比

丘即諮問言彼之提婆及妻等皆作何業得此果報復至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一旦如是佛告比丘管迦葉佛所受三歸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然命終乞願願值於我以是因緣今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貧報隨將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諸比丘輩等應常須向佛法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心猶如提婆身現受福以慳貧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苦之患 頌曰有義便合 無義便離 離卦非吉 合象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 略引一十三驗 周杜國之伯恒

漢時王濟左右 漢時羽林中郎游殷

晉富陽縣令王範 晉時張駿

晉時羊璠 晉時孔基 晉時庾亮

齊時真子融 齊時文宣帝高詳

梁時劉大夫不得字 陳時武帝陳霸先

唐王玄策行傳西域業稱

羅

朱在土

王

周杜國之伯名曰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誑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誨告之祝曰始然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然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然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然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蕪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嘗於閭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殺之其人

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許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

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煞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精脫但家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奸迪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煞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逕

羅

朱九十一

三

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訐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即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厭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鑿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鑿謀反駿逼鑿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鑿在側遂死 晉時羊琇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爲人剛

克儉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煞征西大將軍庾亮搢送具以狀聞有司奏珊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弃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珊兄子賁先尚南郡公

朱九十一

三

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若以為請於是司徒王遵啓珊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大妃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下詔下曰山大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珊生命以慰太妃謂陽之恩於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疾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為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敞

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費羊酒往看言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煞基奴還未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昔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

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駱驛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媿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肯此恩反戕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入年一日死此八驗齊真子融齊世嘗為井陘開檢租使賦貨甚多為人所紕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井州城局叅軍事崔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

考其獄然子融之事皆在赦前瑗等觀望上意抑為赦後子融臨刑之際然許百端既不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暴死經一年許蔡暉卧疾膚肉爛墮都盡若楚百許日方殂 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号乾明文宣同母弟常山王演本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事注隨梓宮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為錄尚書事王遂忿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曰内外百僚皆來集會即收縛乾明腹心尚書令楊遵彥等五人皆為事狀奏斬之尋亦廢乾明而自立是為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彥勸然乾明遂鑠向并州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妓性就其索兒備為厭穰終不能遣而死 梁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位日新城失其名字先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小男季始數歲躬自擔抱又着連枷

值雪塗不能進元暉逼令弃去劉君愛惜以死為請遂強奪取擲之雪中杖拍交下駢蹙使去劉乃步步廻首號叫斷絕辛苦頓弊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曳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卒終 陳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馬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載黃門郎放第四子也為王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載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過亦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載答曰士咸知已本為王公所以抗禦大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生路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怒恐不見全老母在堂恐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陳主乃遣刑白馬為誓載遂開門陳主亦示寬信還揚都後陳主即位遣載從征以小邊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看事便

見載來驚起入內移坐光嚴殿載又逐入顧
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病死四驗出

唐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罪者不
加拷掠唯以神稱稱之稱人之法以物與人
輕重相似者置稱一頭人處一頭兩頭衡平
者又作一符亦以別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

人項上以所稱別物添前物若人無罪即稱
物頭重若人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重以善
惡科罪剋眼截腕斬指則足視犯輕重以行
其刑若小罪負債之流等並鎖其兩脚用為
罰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慈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羅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利害篇第九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含識四生稟命六情
攀緣七識結業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駛

河乍同沃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駐
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食毒抱
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
皆為愛著妻子財色鈎絆致使無始至今恒
受八苦自作教他相續不絕見善不讚聞惡
隨喜焚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

旨之味戲笑為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凌踐
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弃他升
斗愧心負理慚謝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
我而能惺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眾罪所
集並願道俗各運丹誠洗蕩邪貪永離慾火
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

眼六通得意自在五蓋六塵於茲永絕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
聞有一比丘立在一國中城邑聚落竟共供養
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
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上時彼和上問是
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